

星期天夜光杯

本报副刊部主编 2018年2月4日 星期日 第622期

新民晚报

责编:殷健灵 赵美 视觉:戚黎明 编辑邮箱:yjl@xmwb.com.cn

14



■ 马原近照

马原：人生比小说更跌宕

◆ 孙佳音

1 “不改,不用请退”, 沉寂十年终发表

1953年,马原出生在锦州一个铁路员工家庭。在遇见小说前的几十年,这个东北青年“干过农民、渔民、汽车装卸工、铆工、筛河石的力工、钳工、整备工、泥瓦工,曾经像猪一样能吃,曾经一次把我的一百九十三斤的土杠铃连续举了十几下,我有许多过去时态的英雄业绩可以夸口。”马原说,一辈子闭门造车的学院式的小说家,“只能是二流以下,没有对这个世界更丰富的交融,更深入的理解,更绝对的接近,用逻辑、用思考创作,肯定不够。”不过他同时又带着几分傲娇地表示,在文学的世界里,“天赋肯定是最重要的,第一位的”。

这个自诩天赋过人的年轻人,在以“叙述圈套”开创中国当代小说以形式为内容的风气,影响一大批青年文学爱好者之前,在跻身“先锋派”代表作家队伍之前,甚至在公开发表第一部小说之前,曾经默默地写了十年。

“我是1971年开始写小说的,第一次在文学杂志发表作品是在1982年《北方文学》的2月刊,一万字,题目叫《海边也是一个世界》。”马原回忆说,1981年底杂志社打电话来约他去哈尔滨改稿,“虽然那会儿从没有发表过作品,但我在稿子最后写有一个括号,里面有几个字,‘不改,不用请退’。他们可能发现作者有一点任性,便让我过去。”事情过去36年了,但马原讲来依旧历历在目,“最后我还是没改,他们跟我讨论后,愿意尊重我的表达。”他带着几分自信说,“今天一读,不但不脸红,还是很骄傲的。”

在写作之前,他插队、当钳工、任记者,做编辑。默默耕耘十年,终于刊发了第一部作品。

后来,写作《拉萨河女神》,他又把叙述置于故事之上。再后来,他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先锋派的开拓者之一,以著名的“叙述圈套”开创了小说界“以形式为内容”的风气,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作者。

十年后,他以为自己灵感枯竭,“躲”进同济大学教人读名著,写剧本,赏电影。

二十年后,他携长篇小说《牛鬼蛇神》重返文坛,并且一写六七年。去年底,出版小说《黄棠一家》,今年初又再献出一本历史长篇巨制《唐官》。

但相比这皇皇百万字的虚构故事,马原的人生也许更加跌宕。

4 “我有庸俗的幸福”,六年时间建书院

“我是一个有着庸俗幸福的小男人,我有两个非常出色的儿子,一个特别体贴、特别温存的老婆,我们认识十年了,超过十年了,我们今天还在谈恋爱。”采访的最后,马原谈到了“幸福”,在他看来,过自己想过的日子,能够支配自己的全部时间,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,便是幸福。“早年中国流行的那个口号,我一直挺恨的,‘时间就是金钱,效率就是生命’,金钱和效率这是两个包袱,时间就是生命,是准确的。到今天,我特别在意的,是属于自己的时间。”

而这六年来,他用自己的“时间”,完成了一个遥远的梦想。经过2000多个日夜,马原亲力亲为,自己设计,又领着一帮农民工终日辛劳,盖了九栋

2 “我要从医院逃出去”,生活远比文学精彩

马原说,他很多年来无法回答是什么让他又对文学、对写作、对表达充满了激情,但现在他可以很坦诚地回答本报读者,并不是因为什么力量,“其实就是因为我生病。”

2008年3月,马原被查出肺上长了一个很大的肿瘤,“有6.5×6.8这么大,很大,疑似肺癌,其实还有脑栓塞、肝囊肿、胆结石、药物已经不起作用的严重的糖尿病……”这令他原本平静的人生发生了坍塌。“世界上每天有无数人面临生老病死,但降临到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,改变仍然是巨大的、不可逆的。”他坦言,当他得知自己患癌时,就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劫难开始了,多次肺部穿刺治疗让他疲惫不堪。最后,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惊讶的决定,“我要从医院逃出去。”

“我第一个逃去的地方是海口,海南岛的海口。”作家解释说,尽管他选择了不治,但还是有自己的应对大病的方略,“我想的是

换水。人身体里面,不是说大部分构成是水吗,有70%之多。那么我就想,如果生命的大半是水,是不是疾病也是以水为基础?我把疾病看成一个独立的个体,那么,如果它也是以水为基础,我就想能不能够通过换水,让不请自来的疾病不请自来。”

第二回合,他又琢磨,天下的好水一定不止海口。“我知道一个事实,就是出好茶的地方通常水都特别好,好水才能够养出好茶。”于是,马原去了五指山、阿里山、武夷山,最后到了云南的南糯山,也就是他现在的家。

“南糯山在中国地图上在偏南最下角,紧贴着缅甸的那个部位。”在这个哈尼族的村寨里,马原捡起起一辈子喜欢的油画,画了半年,“那个时候我没有想回到小说,忽然有一天,我很想写小说,忽然的。”于是这六七年时间里,他用很多时间在写作或者做写作的准备,也用很多时间整理之前的写作。

3 “放一百年不过时”,重振旗鼓写长篇

36年后,马原对自己的文字,依旧充满笃定的自信,他甚至撻下豪言,说去年10月出版的长篇小说《黄棠一家》,“放一百年肯定不过时”。

数年前写《牛鬼蛇神》的时候,他就尝试着将自己以前写过的故事放到新的小说里来,“新写的五分之四,剩下的五分之一来自过去的中篇、短篇、片段、断片,都可以无缝衔接,故事还是自然而然的。”他调侃说自己的文字,当年也不怎么时尚,放了几十年,倒也不过时。细细一品,语气里是从容和底气。于是,《黄棠一家》里姚亮又出现了,曾经迷失和死亡过的姚亮,这次是一个知名教授,半推半就地与黄棠商议建立朱子学院;马原也又出现了,出现在全文的最后,也出现在故事中,甚至被挪用着误传过死讯。对此,马原解读说,“有一个叫马原的一直在讲一个被讲述的故事,他是一个故事中的故事,姚亮是马原塑造的一个人物,姚亮也可能在故事中给读者再讲一个故事。”从前

有座山,山上有座庙的复合叙述方式依旧让这个65岁的男人着迷,他说:“故事和故事的差别,只是讲故事的人和方式,我始终把叙述看得比人物和事件本身更重要。”他也一直在努力尝试以不同的叙述,缔造出有趣的事和人。

虽然有一些文学批评家认为《黄棠一家》只是新闻串烧,但马原坚持说:“那是因为他们没看到我们所处时代的荒诞性。桥说塌就塌,路说陷就陷,老太说倒就倒……我们逐渐已经习惯了种种的荒唐,我们对荒唐有了平常心,我对此特别不能容忍。”于是他把荒唐、荒诞作为主旨,放在一本书里,“这是要在时间长河里的一个文本”。

这个曾经20年只写了一部长篇的作家,这个休息了20年的作家,如今却以无比饱满的创作热忱面对生活。2018年刚刚献出历史小说《唐官》,他又在着手《搞笑》的创作,“就想把我们这个时代,遇到的各种各样奇葩的事件,做一个全景式的展示。”



■ 马原在院子里自盖的“钟楼”

采访手记

马原的日常

他有一个徒弟,帮忙听写、打字、整理文稿,好解放他的腰和腿。“写作是艰苦卓绝的,但是我把体力解放出来了,更多的便是欢愉。”为了看清屏幕上的字,他大大小小的液晶屏买过近十块,如今一天最多能“写”上好几千字,效率比年轻时候高出不少。

他在自己院子里建了一座五层楼高的钟楼,想敲钟的时候就敲钟。他养了很多家禽家畜,大约有两只狗、一群鸡、几只鹅、几只猫,一池塘的鱼,还有三只美丽的孔雀。大概这就是老子所描述的充满鸡犬之声的模样。马原说,“离开知青生活后,我几十年来都在向往这种生活”。

他有自己的菜地,韭菜、大蒜、鸡蛋、葱、绿叶菜都能自给自足。他穿一双39块的老人鞋,一脚蹬,看起来有点简陋。

——这便是马原的日常。

他说,这是一个跟年轻时追求名牌的、不肯将就一双鞋的那个马原,很不一样的马原,“原来有功名心,功利心,现在一点也没有了。”孙佳音

房子,拥有了一个梦想中的书院。书院的公众号就叫作“九路马”,他自己设计的标志上蓝色铺底,九条大路上的一匹白马在驰骋。马原并不讳言,“我让自己已经接近终点的生命,重新起步了。”

而作为一个人文,拥有书院之外的幸福,还在于拥有知音和同道,“人生的意义,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有用。人生最大的价值,对我来说肯定就是对读者有用。”马原说偶尔会遇到铁杆书迷,他们会说,“我读过你所有的作品。”“虽然我还有很多作品没拿出来,但还是非常感谢他们这样说,因为这背后是认同、追随和褒奖。有人能为我所激动的文字而激动,我就为这个,就能一直写下去。”